



红箭双飞

·短篇小说集·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红 箭 双 飞

·短篇小说集·

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3年8月第1版

1973年8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73·28 定价：0.47元

目 录

红箭双飞·····	阿 万 (1)
金鹰岭·····	方 华 (17)
沿着红线走·····	张孟敏 (39)
铁塔上的红光·····	高友良 (56)
擒龙记·····	闽 疆 (73)
雷山大叔·····	林谋荣 (89)
铜 锣·····	青 烟 (105)
售票窗口·····	陈乙森 (125)
育材人·····	周红兵 (137)
编外民兵·····	若 虹 (145)
“泥巴工程师”·····	韩京承 (154)
土布衣的故事·····	陈昌坤 (166)
贴 心·····	雷德和 (178)
杜鹃花·····	杨国荣 (193)
山村兄妹·····	黄河清 (209)
“医 生”·····	陆汝明 (226)
堵 漏·····	黄祯祝 (245)
编 后·····	(252)

红 箭 双 飞

阿 万

喜报重重叠叠贴满了光荣榜，远远看去，象一朵花瓣绽放的鲜花。在劳动竞赛的火热的日子里，你能说得清一天有多少桩喜事！

喇叭筒播送着挑应战书，宣传队敲打着报喜的锣鼓。马达鼓足了劲头，吭哧吭哧响。机台欢唱，纱锭飞转。整个工厂区象一列特快列车，迎着朝阳飞驰……纺织厂织布车间的对手赛进入了第十一天。

下午三点半，红色信号灯亮了。酣战方休的早班工人提着饭盒，陆续走出车间，随即被光荣榜吸引了过去。光荣榜前簇拥着一大群人，喧腾着姑娘们的笑语。只见榜上贴着一张墨迹淋漓的大红喜报，上面写着：

长江后浪推前浪

小杨高产超大杨

织布车间杨红同志在对手赛中以日产平布××公尺的成绩，突破“织布能手”杨华同志的纪录。特此报喜。

厂革委会宣传组

×月×日

一张普通的喜报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，这里有个缘由。

这杨华是退休老师傅的女儿，全厂闻名的“织布能手”，今年二十六岁，做了八年工，评了六年先进，是榜上有名的人物。杨红是杨华带出来的徒弟，也是出身在工人家庭，初中毕业后到农村锤炼了三年，不久前刚刚招进工厂。小师徒俩一样的挺秀身材，一样的水灵灵的大眼睛，又经常同进出，使人十分模混。因此，大家就管剪短发的杨华叫大杨，扎短辫子的杨红叫小杨。小杨在农村学会了吃辣椒，干活做事又有股风风火火的辣劲头，便被人称为“小杨辣子”。

“小辣子”勤学好问，肯钻研，把师傅“勤巡回、细观察、快接头、巧穿线”这四条经验很快学到手，成了学徒工中拔尖的角色。不到一年时间，就穿着那身崭新的白围裙，站上岗位，和师傅一样，挡上了二十四台车。打从和师傅赛上对手以来，小杨的产质量逐日提高，一支红箭扶摇直上，冲击着大杨师傅的高产纪录。今天，竟猛一挫身，飞越“老先进”的纪录，冲上去了。

这消息象一把生盐撒进热油锅里，全厂到处议论纷纷。

“看喜报了吗？‘小杨辣子’翻上去了！”

“?即粉和滑土孩五五滑”

“!跟登观‘千棘’对要五廷,即善善”

面一五鼓。工文平... 同辛亦... 善... 支党



— 韵手 土 赛 耕 友

韵同辛了... 丁岂工文... 两一音五... 青斯眠... 一查... 然兰人工... 五平... 烈, 已... 然烈

韵... 不。象... 只公××市平汽日“批武杏”

“你还没赶上你师傅吗？”

“等着吧，我正要找‘辣子’取经呢！”

“是啊，这回‘老先进’得好好想一想了。”

……

在人群后面，站着一位鬓发灰白的中年女工。她正一面用揩布搓着手上的油泥，一面认真地倾听姑娘们的议论。

她，就是大杨和小杨这场对手赛的组织者——织布车间党支部书记兼车间主任林梅。

二

大杨师傅和“小杨辣子”是这样赛上对手的——

劳动竞赛一开始，林梅召开支委扩大会议，分析了车间的情况：近年来，学徒工增多了，有些工龄长一点的女工当了师傅。这些小师傅们生产技术大都比较熟练，有的还有一两手绝招。学徒工大部分是从农村招来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，英姿勃勃，蛮有生气。但是，在部分师徒中，也存在一种自满情绪：学徒工能顶顶挡车的想，要比老工人当然还有距离，但进厂才几个月便能挡上车，那也是顶顶车子——呱呱叫了嘛！有些小师傅们却认为，自己的生产水平还够学徒们赶一程路，所以，那架式也有些象识途的老马，悠悠然。

在这些小师傅当中，最突出的就是大杨。这个年轻的“老先进”日产平布××公尺，保持着车间的最高纪录。不

但“老先进”对自己的成绩很欣赏，有些小师傅也把大杨的纪录当成难以突破的“饱和点”。

劳动竞赛以来，全厂开展了革命大批判，狠批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罪行。林梅想起了被刘少奇一类骗子扼杀的“插花巡回”试验。她好几次找大杨，商量恢复“插花巡回”试验。大杨这时正在飘飘然，一会儿嫌“插花巡回”太麻烦，一会儿又说搞试验太冒险，每次都打个哈哈支吾过去了。

“群众的反映是对的，这‘老先进’的思想有些生‘锈’了。”林梅想着，想着，头脑里闪出个大胆的念头，“能不能在小学徒中，给‘老先进’找个火辣辣的竞赛对手？这样，既可以拿小青年们那股热气，冲一冲这些‘笃定的老先进’，又可以鼓舞其他学徒工树起赶超师傅的雄心。那时，劳动竞赛将可以打开一个新的局面……”

这样，林梅自然地想到了“小杨辣子”。

不过，林梅还有两个顾虑：第一，怕徒弟的本事还不够大，“老先进”不卖帐；第二，怕徒弟碍着面子，不敢向师傅挑战。这第一条，林梅心里已经考虑出一个“作战方案”，最担心的还是第二条。

林梅把自己的想法在会上说了出来，得到了到会同志的一致支持。会后，林梅找小杨谈话。着！小杨一口应承了下来。她摇着两根象山羊尾巴一样的小辫子，振振有词地说：“雷锋同志讲过：‘在工作上，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’，对手赛就是要碰硬手才能练出硬功夫。师傅是全厂闻

名的‘织布能手’，跟她赛，对我是个很好的锻炼。”

不满周年的学徒工和八年工龄的“老先进”赛上对手，消息象刮风一样传遍车间，震动全厂。有的弹舌称奇，有的啧啧赞道。厂党委书记遇上小杨都替她打气，说：“小杨人小志气高呀，过些日子我们组织人到车间向你取经。”羞得“小辣子”脸红得没法说。

小杨没有辜负林梅和大伙儿的期望，暗自下了狠劲往前赶。她牢记大杨师傅教给她的“快接头，抢停台”的经验，在脖子上挂了一串纱，每天纱不离手，苦练基本功。林梅每天跟班劳动，从旁指点。小杨的红箭一天天追上来了。但是，能手毕竟是能手啊！日产平布××公尺，不含糊的呢！所以，大杨还是那个“老先进”劲头。

对手赛的第六天，车间党支部又一次讨论了林梅的“作战方案”，决定把试验“插花巡回”的任务交给小杨。

林梅找到小杨，把“插花巡回”怎样在过去的劳动竞赛中产生，怎么在部分机台上创造了优质高产，后来又怎么由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破坏而被废除掉，恢复“插花巡回”有什么意义等等，详详细细讲给小杨听。小杨早就听大杨师傅说，“插花巡回”是个技术要求很高的工艺，弄不好，布面上插的红花被卷进大盘头去，还得天关机停织，影响产质量。要是平日，弄两座山，“小辣子”也敢一肩挑起来，可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对手赛的节骨眼上哪！“不干行吗？”小杨想，“党支部书记又把它讲得这么重要，看样子，这百儿八十斤的，硬硬头皮也得把它挑起来。‘输人不输阵’哪！”

林梅看小杨偏着头，舌头老在嘴唇上打转转，就猜出她有几分怯意。现在，再讲道理也没有多大用处，还是让她在试验中去摔打吧。便故意激小杨说：“这可是副重担哇！‘小辣子’敢不敢挑啊？”

“怎么不敢！”“小辣子”这才拿出劲头来，“明天就‘插花’！”

第二天，小杨开始在布面上“插花”了。刚开头，生活还顺手，过了一会儿，停台多了，小杨做着这台，看着那台，慌里慌张的，连巡回路线也走乱了。正在跟班劳动的林梅看在眼里，赶忙走过来，在织布机的隆隆声中捂着小杨的耳朵喊了几句什么。但是，小杨还是满头大汗，思想紧张，结果，插在一号机台布面上的红花终于卷进了大盘头。

这一天，小杨的红箭被拉下来了。

下了班，林梅到处找小杨。小杨饭也不吃，蹲在车间的生产进度表下生闷气。林梅到食堂买了两份热腾腾的肉粽饭，插上筷子，递了一碗给小杨。小杨不吭气，低着头，寥寥地吃。

“‘小辣子’，泄气啦？”林梅偏过头，笑问道。

“没。”小杨闷声闷气的。

“没泄气就好！搞试验，就要有这么股辣劲头。”党支部书记有意要给“小辣子”鼓气。

“那明天还‘插花’呀？”小杨抬起头，对党支部书记看了一眼，一肚子闷气象拔了盖子的汽水，冒了泡：“林姐！我的产质量好不容易才追近了师傅，要是再搞‘插花’，

象今天这样关机卸布，红箭还要往下掉，可怎么和师傅赛对手啊？”

林梅拍着小杨的肩膀，笑道：“噢，原来我们的‘小辣子’心里在记挂着红箭，怪不得今天慌里慌张的。”她想了一会儿，忽然问：“小杨，你的红箭就是超过大杨，又怎么样呢？”

“那我的本领就过硬啊！”

“本领过硬又怎么样呢？”

“可以为人民多织布啊！”

“小杨，你一个人能为人民多织多少布啊？”

小杨被这一个紧似一个的新奇的问题考住了。她巴眨着眼睛，疑惑地看着微笑着的林梅。

林梅拉着小杨的手站起身，指着标有一支支红箭的生产进度表，说：“‘一花独放不是春，万紫千红春满园’哪！小杨，你想想，如果我们的‘插花巡回’快点试验成功，在全车间，全纺织行业一推广，那时候，不是一支红箭，两支红箭，而是千万支红箭，一齐飞升，这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是多么有力的打击啊！”

小杨回过头，看着党支部书记，心里想：这双闪闪发亮的大眼睛，把问题看得多深啊！

她振作起精神，说：“林姐，那明天我还‘插花’！”

“以你现在的思想和技术水平，是可以适应‘插花巡回’的。今天你太紧张了。明天我还可以帮你‘抢停台’，现在，就看你这个‘小辣子’辣不辣了！”

“小杨辣子”，也的确辣，第二天又“插花”上阵了！因为心里豁亮，动作也就比较自如，再加上有林姐在身边，心里踏实多了。这一天，小杨也只让林姐替开了十来次停台。第三天，小杨加快了巡回、接头、穿线的速度，不知不觉地就平了大杨创造的纪录。下了班，车间记录员从大盘头主轴上解下预先系上的纱线，从纱线缠绕的圈数，记录员一下子就估出了小杨的产量。她禁不住惊叫了一声，“呵！好家伙！”站在旁边的林梅连忙按住她的肩膀：“先别嚷嚷出去，成绩还不稳定哪！”

第四天……第五天……产量稳步上升，“小杨辣子”终于突破了“老先进”的纪录。

“插花巡回”试验成功了！

三

林梅朝党委会走去，一路回想着姑娘们的议论。劳动竞赛已经出现了新的高峰，现在，必须扩大战果，带动全局……这时，她才记起，下班以后，怎么就不见了大杨。于是，她又转身走进车间。

大杨换下工装，正在更衣室里发楞。按理说，青年学徒冒出个把“尖子”，超过了师傅，这打从劳动竞赛以来，也是有过的事。但是，真的事情临到自己头上，八年工龄的“老先进”输给了不满周年的新学徒，毕竟有点儿“那个”。大杨推开更衣室的窗户，看了看人头攒动的光荣榜。光荣

榜，往日多么亲切的光荣榜，如今却不但变得陌生，似乎还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滋味的压力。在这种时候，她最怕遇上党支部书记林梅了。

这倒不是因为大杨和党支部书记特别生分，而且，恰恰相反……

林梅今年四十岁。她的大半生是和大杨的父亲老杨师傅紧紧连在一起的。林梅从小失去了父母，从九岁那年被孤儿院卖进纱厂当童工起，就一直在老杨师傅身边。解放前的五年，在杨师傅身后躲避工头“拿摩温”的大竹鞭；解放后的二十多年，在老杨师傅的身边学做各种生活，学做一个有高度阶级觉悟的工人。她学得了师傅光明磊落的秉性，宽阔的胸怀和深厚的阶级友爱。她在党组织的培养下，当了干部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了全车间工人的贴心人“林姐”。

如今，老杨师傅已经因病退休，但林梅还是经常在师傅家走动。劳动竞赛以来，这老师徒俩更是每天晚上都聚在一块，有时读《共产党宣言》，读《矛盾论》，有时翻着生产简报，研究车间的问题。厂里的工友有事没事也常过来坐坐。有时候，不约而同地来了十几个人，整个房间热气腾腾的，议论起生产上的事情，简直就是一个指挥所的参谋部。

正因为这些关系，平日里，林梅对大杨特别严格。不明底细的人都觉得奇怪，就连林梅的爱人有时也说：“人家都是老模范了，你还净挑她的毛病出难题。”林梅听着，有时也有些心软，但想到老杨师傅一再叮嘱她，要把孩子当作青松苍鹰来锻炼，不要让孩子在蜜糖水中把骨头泡软了，所

以，也就回说：“‘亲者严，疏者宽’，这也是一条原则嘛！”

大杨正想着，晚上林梅到家里来，少不了就要说这件事。

更衣室的门“吱哑”一声开了，林梅走了进来。她一边用铁发夹拢齐灰白的鬓发，一边招呼大杨说：“阿华，楞什么？”

她看到大杨还是闷不作声，便指着窗外的光荣榜，问道：“榜上的喜报看了吧？”

“没看到也听到了。”

林梅听出大杨弦外有音，又追问道：“怎么样？你怎么想的？”

“我怎么想！大家都在议论‘老先进’，‘老先进’，好象我犯了什么错误似的！这样的压力，我受不了！”大杨憋不住胸口的闷气，发了几句牢骚。

“是啊，一个不满周年的学徒工为什么能够超过八年工龄的‘老先进’，这个问题是值得好好想一想啊，说到压力——”林梅话说到嘴边又打住了。她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压力的问题，我们晚上说吧。你现在快回家，请师傅马上到党委办公室来。下午开党委扩大会，学习‘反骄破满’的文件，叫他参加。”

大杨走回家，一路想着党支部书记给自己提出的问题。是啊，小杨的红箭怎么会这样一下子翻上去呢？莫不是那麻里麻烦的“插花巡回”出了成果？我莫不是真象党支部书记

批评的那样，骄傲自满，停滞不前了？

林梅看着大杨远去的背影，想着许许多多事情：劳动竞赛以来，后进急剧赶超先进，先进也面临着新的考验。这你追我赶的一派大好形势，给每个人提出了继续革命的新课题。她想：只要在劳动竞赛中狠抓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，组织大家“认真看书学习”，一定能使我们的劳动竞赛，不但出物质成果，而且出思想成果，出继续革命的自觉性。劳动竞赛对我们是一次很好的思想锻炼啊！

四

老杨师傅跟着林梅走出党委办公室，天已经黑了。

工厂区亮起了千万盏明灯，蒸腾着蓬勃的热气，把天空都映红了。

这对老师徒俩肩并着肩，沿着路灯照亮的林荫大道，一路谈论着，回到工人新村。

老杨师傅推门进屋，拉亮电灯，见大杨双手托着脑瓜，直楞楞地坐在桌前，便问道：“什么事这么发呆？”

“爸爸，你知道了还问？流动红旗输给小杨了。”大杨心里很不舒坦。

“输掉好！”老杨师傅盛了饭，坐到桌前，看着女儿不知所措的神情，又重复了一遍，“输掉好！不然，你那‘老先进’包袱还要背多久啊？”

“‘老先进’，‘老先进’，全厂到处都在议论！爸

爸，连你也这样说，我听得脑袋都快炸开了！”大杨看到连父亲也不同意自己，满腹怨气冲了上来。

“听你林姐说，你这回感到压力了。阿华，你其实不懂得什么叫压力啊！”老杨推开饭碗，站起身，拉起上衣，露出近尺宽的牛皮铁夹护腰，“爸爸这腰身是怎么损的，你没忘记吧！”

“没！”大杨见爸爸双眉拧成一道，露出沉痛的神情，心头不禁一酸……她没有忘记，父亲是怎么当的童工。十二、三岁的孩子啊，吃着饭馆里包来的剩饭残羹，被资本家追着扛一两百斤重的大盘头，怎么被累折了腰……但这一切和压力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“旧社会，三座大山压在我们工人头上，那才真是压力哪！今天，大伙儿选你当模范，给你挂红旗，严格要求你，希望你这个老工人的女儿不要躺在光荣旗上睡大觉，要多给人民作贡献！这是群众给你提出的希望和要求，你却把它看成压力，抬不起头，看你都想到哪里去了！”老杨师傅严厉地看着自己当模范的女儿，想着：她还年轻，革命的道路还长，不能让骄傲自满的政治灰尘迷糊了她的眼睛。
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！”大杨不服气地嘟囔道。

“那你自己比比吧，当初你林姐怎么和你搞竞赛的！”

大杨心里一热，脸上立时泛起红晕。她记得，她记得——

那时，大杨刚进厂，也象小杨一样，系着崭新的围裙，凭着一股牛犊劲头，和当时的劳动模范林梅搭上了对手搞竞

赛。林梅也象现在，每天晚上都到家里来，不过，那时更多的是和大杨关在房里，师徒俩各自脖子上都挂着一串纱，林姐手把手儿教大杨练接头。大杨这一手“快接头”的绝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。后来，林姐又帮助大杨一点一滴积累了经验，总结出闻名全厂的“勤、细、快、巧”四条经。

她记得，她记得当自己被评上模范的那一天，林姐怎么捧着奖状，上门来报喜……

她抬头看着父亲，羞愧地说：“爸，我找小杨去。”

这时，林姐和小杨推开门，乐呵呵地走了进来。

“嗨！师傅，开家庭会哪！”林梅看到师傅家里气氛凝重，料想师傅一定和大杨谈过了‘压力’的问题，便顺口开了个玩笑。

“我正在给‘老先进’敲‘锈’呢！”老杨师傅展开颜，风趣地答道。

“是得敲一敲！你看，这次试验‘插花巡回’的担子，都让小杨替你挑了。”党支部书记的话中有几分责备的意思。

“小杨，‘插花巡回’真的成功了？”大杨似乎还感到有些意外。她惊讶地转身看着林梅。

党支部书记那双永远漾着笑意的眼睛，此刻显得十分严峻，它那明澈的光辉象要照亮大杨的整个内心。

“阿华，恢复‘插花巡回’，是一场反击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战斗。党支部原来准备把任务交给你，可是你没有接受。骄傲自满迷糊了你的眼睛，使你看不清路线了。”林梅亲切而又严肃地说，“阿华，现在你那‘老先进’的包袱该